

- 他们是北京的新生代
- 职业不凡，时尚帅气
- 他们既有洞晓世事的深刻
- 也有戏谑打趣的幽默

他们被戏称为“尖孙”，但更乐于自称为爷们儿

行者将歌 著

北京小爷们儿

BEIJINGXIAOYEMEN

在暗箭难防的职场，北京小爷们儿
该如何应对排山倒海的阴谋，维护爷们儿的尊严？
在流光溢彩的情场，北京小爷们儿又该如何取舍，
独享爷们儿的幸福生活？

广西人民出版社

BEIJING

北京小爷们儿

XIAOYEMENR

他们是北京的新生代
职业不凡，时尚帅气
他们既有洞晓世事的深刻
也有戏谑打趣的幽默



张强和发小毛子都是皇城根下长大的北京小爷们儿，在长辈的呵护下，一个成为最年轻的银行主任助理，一个

则成了生意人。

作为北京的土著，又是名牌大学毕业，张强不必为生计过多奔波，但是人心的欲望不会轻易熄灭，他伺机而动，在银行领导即将换届的时刻，在下基层放贷的过程中，巧妙处理业务关系，暗中为自己晋升铺路，又利用自家关系网和神秘商人郭天的帮助，最终成功坐上了银行信贷部主任的位置。

事业上的一帆风顺让张强分外意气风发，在情场上更是不安分，先是与售楼小姐王娟有一段理不清的关系，后又与清纯女孩小麦同居，但最终因为发现王娟和小麦竟是亲姐妹而遭遇情变，两个女子均离他而去。事业这边，张强更是因为批给神秘商人郭天的巨额贷款出了问题，而受到处分。一时间，事业与爱情均狼狈不堪。屋漏偏逢连夜雨，张强偏在这时遭到旧情敌王力的致命伏击，致使发小雷子残疾；毛子则因为生意失败，遭女友背叛心灰意冷，逃离北京城，从此浪迹天涯。一时间，亲密无间的哥们儿和女人们都离开了他，让曾经意气风发的张强无从适应……

曾经唯我独尊、心比天高的北京小爷们儿，在所有的努力都灰飞烟灭后，还能不能在皇城根下重新振作、崛起？

上架建议 畅销/都市小说

ISBN 978-7-219-06739-0



9 787219 067390 >

定价：25.80元

1247.57
1017

北京 小爷们儿

BEIJING XIAOYEMENR

行者将歌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小爷们儿 / 行者将歌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219-06739-0

I. 北… II. 行…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2983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罗敏超
责任编辑 罗敏超
责任校对 林晓明 周娜娜
美术编辑 李彦媛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8千字
版 次 2009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739-0/I·1221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001 第一章 北京小爷们儿

北京城上笼罩着各种神话，过去的岁月有多少外乡人迁移于此已不得而知，就说现在，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这里追寻梦想，这些进京大军中绝不乏倾城倾国之色。

019 第二章 一切都乱套了

我双手扶在防盗门上，身体因胆怯、愤怒慢慢地滑下去，狠狠地咬住了嘴唇。透不过这灰冷的铁门，我的目光，又怎能看到里面激烈的内心挣扎中，那些无声的颤抖……

030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

本分点儿的拉拉手对对歌，不安分点儿的就尽往敏感的地方摸索，再心急胆大点儿的门一关直奔主题去了，完事了根据服务给钱买单。其实事情都没变，只是换了说法吧，调情叫唱歌，嫖资叫小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045 第四章 宝马X5

二十岁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这个年龄对于男人来说，是最窘迫的时候，恋爱中的男女，女人总是期盼男人能够名车豪宅飞黄腾达，但她们却很少想到，

穷男人是自己一个人的男人，等他变富以后，很可能就是很多女人的男人了……

057 第五章 邂逅美女

抛却周围的喧嚣，寄神于那一片山河月，虽不问纸香墨飞，落寞之感却悄然而生：我想我更应该是一团将燃尽的火焰，月光下放肆地开满了花，朵朵是我绝望的欢愉……

070 第六章 朋友妻可戏

我做梦了，梦中我在空中飞着，掠过寂静的山水，掠过喧嚣的都市，所有的事物从眼底擦过，我甚至看见了一座大厦楼顶有两个男人忘情地激吻着，但是马上，开始的喜悦随着想降落却不能而渐渐变成恐惧，我张开嘴大声地求救，忽然觉得一只手滑过我的脸，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080 第七章 咱上头有人

也许从不会见面，也不会相识，更不会云雨，就算是偶然遇见，应着她可人的容貌，我也许会让目光追随她片刻，然后呢？然后我们终将融进各自身后的汪洋大海，渐渐淡忘直至下一次陌生人间的偶遇。

093 第八章 在官场里开眼了

进到里面一看，宾馆整体装修得不错，但是也没什么出彩的地方，全国的酒店都差不到哪去，关上门窗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中国就是这样，花钱修的好东西不少，但是都缺乏个性，好像什么都喜欢批量生产。

112 第九章 石家庄，逝去的情

看着身边或快或慢地向身后退去的车辆，看着一张张疾驰而过的侧脸，我忽然想起大学时写在日记扉页上的几句话：每张面孔是一扇门，后面是一座座华灯初上的城

池，我像个孩子般迷恋，在斑驳的城门间流离失所……

127 第十章 车毁人伤

只是当年我写下那一句话，是略去了多少磨人的思念和苍白的忏悔，藏起了多少曾张扬的风华，又许下了多少个难耐的日日夜夜，而她的这句话，说得如此轻松，似乎瞬间就让我一千多个日夜的煎熬灰飞烟灭……

142 第十一章 相亲，人为制造的艳遇

我忽然觉得这是一张奢华的面具，每天我戴着它穿梭于市，邂逅各种目光，它可能作为一个标记刻在一些人的脑海中，举手投足间牵扯起很多关联，也可能作为一道无足轻重的风景，一个转身就能忘记，还可能作为一段捉摸不定的记忆，游离在遗忘与铭记间……

159 第十二章 外地妞子闯北京

我想告诉她，你的确应该回去了，这里根本不适合你，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的热情，因为你的善良，你的不设防……但是我怎么说出口？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还是故作同情的关怀？

177 第十三章 女人翻脸十头牛都拉不住

所谓的忠诚就好像是马桶，不来点儿脏东西没人会提它，可是它又不像马桶，因为沾染污垢后它就再也无法油光锃亮……

192 第十四章 外遇

男人在意的是身体，女人在意的是情感，但是在外遇中，人们最怕出轨的，却是男人的情感和女人的身体。

206 第十五章 冤家来了

给我一把刀，我决不会捅向王力的身体，我要灌注所

有的力量，狠狠地给他自以为是的美好一刀，我要他活着，比死去还难堪地活着。

220 第十六章 天府

也许，人的悲哀不是不能得到，而是得到了却不能享受。对的东西出现在错误的时间，也不过是个闷响的狗屁吧。

235 第十七章 升官了

或许我已经不经意间成为了自己曾经唾弃的拜金拜官潮流中的一员，但生活就像滑梯，不上就下，容不得我自命不凡悠然漫步。又或许我只是别人操纵着的棋盘上的一个小卒子，但既是卒，哪个不想过河呢？

249 第十八章 毛子的离开

对理想的追求，远远不够拉开残酷现实的焦距，但是受惠于这种愿景或者说心理暗示，起码，我们能在心里投下那么一点点哪怕是自欺欺人的安慰吧。

262 第十九章 生了

人的生老病死没人可以阻挡，古代多少王侯将相寻找长生秘诀，却有哪个能坐在当今的咖啡厅里瞄一瞄玻璃窗外迷你裙下无限风光的？

275 第二十章 晚安，北京

复杂的人，他们注定要经历磨难，在轮回中一层层洗去身上的尘埃，而那些简单的人，他们只是在纯真和善良中寻求温暖，一个安心的微笑就是他们的理想，安宁，是对他们最好的馈赠，哪怕是欺骗，也会因为善意而柔软。

第一章 北京小爷们儿



北京城上笼罩着各种神话，过去的岁月有多少外乡人迁移于此已不得而知，就说现在，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这里追寻梦想，这些攻京大军中绝不乏倾城倾国之色。

1

毛子一哥们儿——李光要结婚了！

李光，毛子大学时的一个师兄，但比毛子小一岁，两人臭味相投，最后李光倒认毛子当大哥。这个大哥绝对不是乱认的，每次见面他必然先恭恭敬敬地称呼毛子一声，下来再说骂。

此君身材矮小，自称一米七，但从来不让别人探究他的身高。长得也很抱歉，我总觉得他长得倍儿像小时候看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员外家那个弱智儿。满脸就一个鼻子长得还算对得起人，是那种很挺拔的鹰钩鼻（我们一直很怀疑他的种源问题，那鼻子绝对不是南方盛产的），但是跟他的五官堆到一块儿显得整张脸特阴森恐怖，怎么看怎么别扭。

李光心气小，芝麻大点事儿能记到下辈子，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人往往善于并喜欢捡芝麻。李光虽然脸长得很抱歉，但见了人就跟见了自己大爷

似的满脸堆笑，当然，前提是你能入他的法眼。

说实话，我看李光一直不怎么上眼，说起来也算是小有原因。

二〇〇五年的时候我们银行新推出一种学生信用卡，为了占领市场，给我们每个人分了四百张信用卡的任务，办出一张卡提七十块钱，对客户还有礼品赠送。

说来这也算不上什么任务，应该算趟油水活儿，北京一向是高校云集之地，加上近几年大学扩招以及各种民办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近百万的学生资源早就成了各行业眼中的一块肥肉。

拿我们银行当时推出的学生信用卡来说，如果能抓住五分之一的学生资源，每个学生每年持卡消费两百块，那一年就是小半个亿，学生这一块绝对是信用卡发展领域不能忽视的资源。

我当时正跟毛子捣鼓他那所谓前途无量的中介公司，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都被他带得团团转，所以压根就没想自己去做这事，只想着寻找个下家分配出去，从中抽点儿提成也就得了。

那天跟几个哥们儿吃饭，中途毛子打电话说要过来，顺便介绍一哥们儿给大家认识。

看见他带着李光走进来时，我和雷子当场就笑翻了，直叹造物主的创造力，这般模样的家伙他都造得出来，那得多高超的抽象思维啊！

毛子白我们一眼，有点不高兴了，我俩也就硬憋着，若无其事地寒暄客套，但最后还是没忍住露馅儿了。

毛子介绍完各位“神仙”后，我不经意看了李光一眼，正看见他把嘴唇翘上去，并耸动鼻子，模样怪得那叫一个离奇！我当时就把酒全喷出来了，雷子在桌底下对着我小腿就是一脚。

李光也不含糊，坐下马上又站了起来，端着杯说：“哥儿几个，我长得寒碜了点，可能吓到你们了，这杯酒算我给哥哥们压惊的。”说完一仰脖子，弄得我和雷子特尴尬，毛子赶紧一阵白话给我俩圆场。吃饭时我无意说了办卡的事，问谁谁不干，我也没当回事就过去了。

第二天李光就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办这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他了。放下电话觉得应该跟毛子通一下气，我又给毛子打电话说这事儿，毛子说给他就给他吧，以后就都是哥们儿了。

我想了想，觉得给他每张提成三十五块钱挺合适的，就约了时间把事儿

交代给他去办了。

结果过了两三天他就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我以为是要谢我，美呼呼就去了，结果这孙子一阵寒暄后就跟我倒苦水，说去学校办卡校方要打点，还要花钱租场地，还得雇人帮忙，都快愁死了。我一听气就不顺，没怎么答理他的话茬。

过会儿我借口去卫生间，在走廊里给毛子打电话，埋怨他说：“你这一个什么哥们啊，怎么这么贪啊！”毛子那边乱哄哄的，随口说他人还不错，这也刚认识，让我看他老人家面子，能多给就再多给点。

我回到桌上李光还是接着诉苦，本想难为他会儿，可这孙子越说越来劲，我不耐烦地摆摆手说给你四十块钱一张，再不能多了。

李光感激得就差跪地下磕头了，说什么也要自己连干三杯。我看着他不知真假的谦卑，心里直呕，不痛不痒地聊了几句，借口有事走了。

一个多月后李光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准备了一千块钱，当是谢我的，让我给拒绝了。我心想老子一张口多给你两千块，你回过头拿一千块钱来跟我这买面子，跟我玩阴的啊！

从这件事以后我就挺烦他的，但李光好像什么也看不出来，见面就说那次的事儿得谢谢我，改天请客。但他一直拿嘴请着，从没见过下力气张罗过，我估计他应该也明白，就是他真想请我也未必去。

2

李光要结婚，虽然他满心欢喜向往不已，但还假惺惺地说不忍心抛开自由的日子，不忍心留下毛子一个人在孤家寡人的黑暗中，非吵着要毛子叫上几个哥们儿大家出去乐呵乐呵。

毛子在电话里说什么也要算我一个，还警示我不要奴性不改，说周末是工人阶级狂欢的日子，要把自己从责任田上解放出来，我跟他瞎对付说我还责任田呢，这不是到处租地种嘛。毛子在那边好像有事了，扔了句“不跟你扯了”，讲了详细地址也不问我到底去不去就挂了电话。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坚决不去！放着我正在跟一个东城的小护士沟通交流不说，就是闲着没事我也懒得往这种事上凑合，更别说还是李光的事。

这种场合去了肯定玩不起来，不光得时刻想着本次聚集的主题，时而询

问某人的内心感受哪怕心里知道他也就是做做样子，走走排场，还要装作深感同情，极尽安慰，恨不能舍身代之。这些本来就够肉麻了，再放到李光身上，我估计自己受不来。

我跟那个小护士正聊到兴头上，她头像一闪忽然说她男朋友回来了，再见都没来得及说就跑了。

我看着小护士黑下去的头像一阵懊恼，她男朋友什么时候回来不行，偏这时候坏老子好事！正闷闷地抽烟，毛子又打电话来了，催我快点动弹，我伸了个懒腰说真不想去了，他提高声调说：“你快过来吧，顺便也见识一下什么叫霹雳恋爱闪电结婚！”我听他这么一说，不禁好奇起来，但是再细问毛子什么也不说了，就一句话：“你过来吧！”

下了楼，开上毛子的桑塔纳，我径直朝清河飙去。路上发现车子后面吱吱直响，心想这破车，快报废了！

这车是毛子的，原来在他手里时爱得跟命儿似的，后来他开公司当大款的梦想破灭了，他老爸看他闹心就给他买了辆二手本田，毛司令大手一挥说把这车给我当腿儿了。

给我那天，他在楼下当我面儿把车一阵狠擦，最后才依依不舍地把钥匙交给我，那辛酸不舍的样儿跟往外嫁闺女似的，还是倒贴了大笔嫁妆的。

我钻进车去鼓捣着方向盘老想走，他硬是拉住我说就是借给我开的，要我珍惜着点儿，哪天往回要了还得是这模样，我觉得这小子表演得有点过火了，把他伸进窗子毛乎乎的脑袋推开，骂了一声绝尘而去。

这车到我手里刚开始我还想着毛司令的话，当宝贝儿似的爱护着，后来可能是年头久了车子毛病不断，我也就不怎么在意了，近一年更是什么毛病都跳出来，眼看就要报废了。我一直想着狠狠心换一辆好点的，可是钱还差点儿，也只能先用它将就着。

到了地儿一看，附近根本没车位了，转了半天最后钻进一个小区里，才把车停安稳了。

北京这些年的发展在咱平头百姓看来也就是两个表现，一是花里胡哨的楼层不知不觉间一片片地拔地而起，再就是街上的车，多得跟闹了蝗虫灾似的。

记得我们小学那会儿，大街上跑的各种机动非机动的车把轱辘都加起来

也没有现在的汽车发动机多，这些发动机跟带病毒的肝脏一样，钻进形形色色的铁壳子里到处乱串。

你要是不弄这么一辆车吧，看别人眼馋，弄一辆就发现伺候着比伺候老子都费神，找不到停车场咱不到处乱转也就罢了，有时候被瓷瓷实实在在地堵在学院路上，我恨不得跳下车光膀子奔过去！

等我晃进学知园乾坤酒店地下的台球城时，人都齐了，毛子见我就骂：“你小子屁股打井，架子大了啊，再晚来会儿我们都收杆儿了！”

我呵呵一笑算是赔不是，李光见了我赶紧迎上来一脸媚笑着说：“领导都是最后才出场的。”“别，”我指了指毛子说，“领导在那呢，徐董事长。”毛子骂了我一回接着打球去了。

我找张椅子坐下来，一边指点着雷子打球一边四处看，想找个美女养养眼，找了一圈也没发现个成形的，心里有些失落，也有些不解。

北京城上笼罩着各种神话，过去的岁月中有多少外乡人迁移于此已不得而知，就说现在，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这里追寻梦想，这些进京大军中绝不乏倾城倾国之色。

可以这么说，你去到北京的任何一个娱乐场所或者商业街，全是美女的可能不大，但是想不看见一两个让你怦然心动的，那倒也不是容易的事。我这几扫之下居然没找到养眼的，看来今儿算是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了。

看见李光跟毛子打球，握杆的姿势怎么看怎么别扭，跟要去捅马蜂窝似的，李光瞄了半天，要打了还抬头看毛子一眼特恶心地笑一下，毛子好像早对他有免疫力了，抬了抬下巴面无表情地示意他快打，一杆出去，球进了，别看这孙子姿势不怎么样，球打得还挺漂亮。

转过头来我忽然觉得李光其实挺可怜的，听说他家里还有个妹妹在上大学，爹娘岁数都大了，全指着他。这小子一天跟我们混在一起无非就是想多找点关系多赚点，毛子倒是经常给他找些边边角角的活儿。

其实李光这人挣钱的能力还可以，特别是肯吃苦，所以别人觉得没什么赚头的差事他也能挤出些油水来，至于做人做得那样孙子，可能是压力太大吧，让生活给逼的，一天见谁都低三下四的也挺不容易。我正胡思乱想着，雷子走过来非要拉我切磋切磋，我也只好脱掉外套跟他比画比画。

到了七点多大家都说饿了，嚷嚷着要去吃饭，我们收拾收拾就奔火锅城

去了。

3

记得以前大伙儿出来小聚，基本上是中规中矩地找个包间，点两个京酱肉丝、鱼香肉丝之类的大众菜糊弄着往下顺酒。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四川重庆火锅一夜之间挤进北京的大街小巷，还没纳闷过来大家就已经习惯了几个人围着热气腾腾的不锈钢锅推杯换盏。

还别说，尤其是在冬天，那锅里的白色水汽一腾起来，感觉桌上诸位顿时都亲近了不少。现在大锅时代已经随着人们的头脑被健康自爱武装起来而渐行渐远，每人一个小灶的吃法流行开来。等我们回过神来琢磨着是不是该对这异乡菜跳上桌面的吃法声讨抵制时，还真离不开这口儿了。

进去后我先去了趟卫生间。出来时服务员把我领进包间，我一看，桌子上的阵势都已经摆开了。

长方桌，李光坐在对门的位置上，一桌子的人都侧头看着他，看样子是在等他倒“苦水”了，见我进来李光憨憨地笑着说：“我说我坐这主位不合适，毛哥非要我坐这。”

我见他那猥琐样心里不爽，随口说：“你不坐那谁坐那，要不我替你结婚？那就换我坐过去。”大家听了都跟着起哄，我也挨着雷子坐了下来。

过了会儿服务员上了酒，毛子清了清嗓子看看李光说：“开始吧。”大家都跟着起哄，我没什么反应，在那摆弄手里的钥匙。雷子边倒酒边说我，“你还别不热烈，一会儿他说了你就劲爆了！”我刚想细问电话突然响了，我一看是东城小护士的，赶紧跟大家摆了摆手，跑走廊上接电话去了。

这个小护士并不是我简单的网友，她是我一同事弟弟的同学，说起来关系挺复杂的。

前些日子我牙疼又没时间去看，在办公室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地挺着，同事见了说他弟弟就是个准牙医，非要帮我问问看，结果他弟弟在电话里说他有个同学正好在东城一家口腔医院当护士，那家医院还不错，建议我去那里看看。

我一想反正在哪也是个看，有个半熟不熟的人也不错，最起码能减少点儿对医院自然的恐惧感，于是就要了这个护士的电话，事先也没联系，当时

想也没想对方是男是女，或者说，那时候我突如其来地单纯了一把。

我初中时看过牙医，对牙医的喜爱程度不亚于我对医院的恐惧，当然，前提是女牙医。

在我的印象里，女牙医戴上口罩后都是美女，摘掉口罩也看得过去，当然这还不是我喜欢她们的主要原因。

不知道是我见得少以偏概全还是事实就是如此，女牙医总是很丰满的，最起码胸部是这样。看牙时把你放倒在台子上，由于看牙不得不俯下身去，所以感觉她的胸部总是贴近你的头，还不时轻声问你的感受，那种来自异性的柔软以及看似不经意的询问总给人一种女性特有的安慰，再焦躁的性情，也能获得暂时的宁静。

记得初中去看牙那次，我中途竟然昏昏沉沉地差点睡着了，唇齿间的疼痛弥散在女医生胸前的起伏中，让我将近麻痹。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女牙医有种特别的感情，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向往找一个女牙医做老婆，后来想想每天都会有那么多人来分享我老婆的胸部，只能作罢了。

周末我推了别的事情还特意打扮了一下就直接开车过去了。

到了医院一看人也不多，也没找那个护士就直接挂了号。结果到诊室外一看，我当时就蔫了——里面的牙医是个男的！看样子岁数还不小了。

我心想百年难遇我牙病发作，终于与牙医姐姐相约于此，怎能让一个老头子占我便宜！于是赶紧给护士打电话，电话一通，那边传来甜甜的声音，我一惊：是个女的！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八成还是个美女。不过仔细一想护士本来就是女的占多数啊，只是自己当时没往这方面想而已。

我跟她约了在二楼见，等她带着询问的目光出现在楼梯的转角处时，我满心欢喜——果然生得俏，特别是笑起来时，两个小酒窝甜甜的，特可爱。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我就问她能不能帮我换个医生，但又不能说我想找个像她这样的美女给我看牙，我就跟她胡掰说从小我爷爷对我就特严厉，都给我留下阴影了，我见了老头就害怕。我刚说完，小护士已经咯咯笑得花枝乱颤。

我以为她这肯定是答应了，没想到她脸色一正，告诉我那个医生原来是军医，手艺了得，让我就在这看。我正想再磨叽磨叽争取下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忽然开口说我要是真的害怕就陪我一起进去看！我把到嘴边的一窝子话给活生生憋了回去。

我也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怕，我真的特怕！”

4

躺在椅子上，那个老头在我嘴里不停地搅着。我瞟了小护士一眼，她正看着我，手在身前紧紧地握着，好像正为我担心呢，看见我瞟她好像脸还红了，我心里一紧：多纯洁的一个小姑娘啊！这个念头害得我差点不忍心招惹她了。

但想归想，酒肉要是不能穿肠而过那佛祖还怎么留心中啊！我一边假装老军医弄疼我了，轻轻地呻吟出声，手一边使劲划拉着，老军医看了我一眼坏我好事：“你别乱动，影响我，你这个应该不疼，离神经远着呢！”

我大声哼哼了几下表示抗议，美丽善良的小护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走了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高兴得差点忘了处境跳起来！她的手软软的，凭感觉手指很纤细，嗯，我就喜欢这样的手。

这个老军医手艺还是不错的，动作很娴熟，也很细致，一弄就是一个多小时，我握着小护士的手都出汗了，抓着她滑溜溜的小手儿，我内心那叫一个澎湃。

最后老军医终于弄完，拍拍我示意我起来漱漱口，结束了。我真希望他再弄会儿，极不情愿地起了身。

坐起来故意漱完口下了地才松开小护士的手，漱口的时候她轻轻地试着抽了抽手，见我没松开也没再动，我又一次感叹：多善良的一个小姑娘！站在镜子前上下左右看了好几遍，嘴里的牙都好好的，虽然不甘心，但实在没借口再躺回到那张椅子上了。

出门口时我侧身凑到小护士耳边嘀咕：“不好意思把你弄湿了。”她停下来转过头惊异地瞪大眼睛看着我，像个受伤的小动物似的。我坏笑了下，指了指说，“你的手。”她的脸马上红了，扭过头先走了。

我嚷嚷着要她慢点，说我牙疼。小护士回过头来，脸色已经恢复正常，我正惊奇着她的脸变化如此之快时，她看了看我又露出了标准的微笑：“你又不需牙走路，快走吧，出来这么久我要挨骂了。”我讪讪地笑了笑，跟在后面。

还会联系她那是肯定的，但要是直接电话联系，按现在的进展好像显

得太唐突了，于是跟她要了QQ号码。小护士犹豫了一下，写在了一张名片上，我没细看便打趣说：“你这护士当得挺有范儿，还有名片呢！”她笑了笑告诉我是她男朋友的名片。

我听了马上做出一副悔恨不已的表情，我说：“我怎么就没早点碰上你呢？都是我的牙不争气，坏得太迟了！”

小护士随口说：“我也是刚来不久，你早来我还不在这呢。”

我一愣，她的回答倒是让我有点意外，同时心里也暗暗自喜，看来我起码没有让她反感什么的，想了想也没再说什么，转头走了。

我都出了门口了她忽然叫住我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说：“张强，弓长张，强壮男人的强。”她又笑了笑，我回了个笑容转身继续走，听见她在身后说：“我周四下午和晚上都在线的！”

我没再回头，手在身前打了个响指，向停在门口的桑塔纳走去。

上了车我赶紧把她给我的名片拿出来看，她男朋友叫李峰，是个开文印店的。我把背面她写给我的QQ号码记到手机上，顺手一揉，摇下车窗将名片扔了出去……

5

这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最近我一直在跟她联系着，但从她话里话外的也找不到她想出轨的迹象，只能先稳着她，等等机会。

我刚接了电话还没开口说什么她那边就问：“强子你在干吗呢？”声音听起来软软的。

我觉得她今天有点异样，想了想问她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小护士嗯了一声。我心想这王八犊子！这么漂亮可爱的女人不放心里捂着还欺负她。

我告诉她我这有点急事，正跟客户吃饭呢，我尽量早点撤，一会儿打给她接她出来散散心。

小护士有点失落地说：“你忙吧，我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不打搅你了。”

我装作情绪激动义不容辞地说：“你这丫头说什么呢，咱们谁跟谁，怎么就叫打搅了呢？你等我！”心里却盘算着这么好的机会我怎能错过呢？

她那边没再说什么，估计是同意了。

回到桌上他们已经要开锅了。我进门看见李光正在毛子的“扶持”下灌